

国际共运导师与活动家的故事之四

唐兴明 乐萌 主编

全八册

瓦尔兰的故事
鲍狄埃的故事
弗兰克尔的故事
拉法格的故事

薛春华 张忠耀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世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共运导师与活动家的故事/唐兴明,乐萌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7

ISBN 7-80136-110-5

I. 国… II. ①唐… ②乐…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9902号

国际共运导师与活动家的故事(全8册)

唐兴明 乐萌 主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20印张 400千字

1997年7月北京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0136-110-5/K·97

定 价:28.00元

目 录

瓦 尔 兰 的 故 事.....	1
忍辱负重的求知者.....	2
一 只 银 表.....	4
穿破衣的“大管家”.....	9
高呼着“公社万岁”倒下.....	13
鲍 狄 埃 的 故 事.....	17
《少年诗神》.....	18
“罪恶的鼓动者”.....	25
与命运抗争的诗人.....	30
“无产阶级的歌”.....	36
弗兰克尔的故事.....	39
法 庭 舌 战.....	40
公社委员中的第一个外国人.....	44
虎 口 脱 险.....	48
马克思家中的常客.....	52
“希望用红旗覆盖我的躯体”.....	56
拉 法 格 的 故 事.....	60
“ 不安分的学生 ”.....	61
马克思的女婿.....	66
囚 徒 生 活.....	73
再版后记.....	82

瓦 尔 兰 的 故 事

1913年6月8日，在法国塞纳—马恩省克勒—艾伊区一个偏僻的山村，挤满了来自巴黎和法国其他地区的工人。在“公社万岁！”的欢呼声中，一座纪念碑揭幕了。只见碑上刻着：

欧仁·瓦尔兰

(1839—1871)

为了表示工人阶级的敬意

1913年5月11日

这位深受工人阶级尊敬和怀念的欧仁·瓦尔兰就是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街垒战中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英雄。曾参加过巴黎公社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利沙加勒曾这样写道：“这位烈士是完全属于工人阶级的。假如扉页上除写伟大的巴黎外还有篇幅可写别的什么的话，这部历史将是献给瓦尔兰和德勒克吕兹他们的。”

忍辱负重的求知者

欧仁·瓦尔兰于1839年10月5日出生于法国塞纳—马恩省克勒—艾伊区武阿津村。父亲厄美·瓦尔兰一字不识，勤劳朴实，靠当雇工挣钱来养活一家人。他大部分时间都被富农雇去干活：掘地、割草、剪羊毛、料理葡萄园等。为了能养家糊口，任何沉重的劳动他都愿意干。瓦尔兰是这个家庭的长子。

瓦尔兰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且他非常聪明。在学校，他学习很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由于家里太贫穷，为生活所迫，他13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因为父亲认为已经到了让孩子学会一门谋生手艺的时候了。小小年纪的他被父亲送到巴黎一家装订作坊当学徒。孤身飘泊巴黎，人地生疏，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作坊老板是一个狠心的家伙，总是对瓦尔兰吹毛求疵，并常常用饥饿折磨小瓦尔兰，挨打受骂更是家常便饭，饱受凌辱和压迫。没办法，瓦尔兰只好离开这里，投靠住在巴黎的叔叔、装订匠伊波利特·杜留。瓦尔兰手脚十分勤快，活干得很出色，但并不受叔叔的善待。这里的生活比以前的老板那里也好不了多少。原来，成天与书打交道，本来就迷恋读书的瓦尔兰总是被手中正在装订的书深深地吸引住。这些书真好，要是能看看该有多好啊！他有时禁不住阅读的渴望偷偷翻看一下。他的叔叔发现后免不了指责一番。

能用来读书的时候实在太少了，瓦尔兰只好利用工间休息躲在墙角里偷偷地读书。有一次，瓦尔兰深深地被一本书吸引住了，忘记了一切，叔叔发现后暴跳如雷，狠心地把他赶出门外。

后来，瓦尔兰又换了几个老板，但对读书的爱好并没有改变。虽然每天的劳动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但他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个没完。

书已成了他生活中形影不离的“伙伴”。为了弥补教育上的缺陷，他把不多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巴黎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不时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文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他渴望知道一切，了解一切，精通一切：数学、力学、解剖学、生理学……为了学习，他常常彻夜不眠。他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东西，思考了很多问题。

为了更加系统地学习，瓦尔兰 21 岁时进入国民教育促进会的夜校。与小孩们并排坐在课桌旁听课，瓦尔兰丝毫没有感到难为情。在这里，他学习科学文化、技术，还学习速记和声乐，表现出极大的求知欲和顽强、刻苦的精神。春花秋月，暑往寒来。在夜校、在工余时间，瓦尔兰读过的书越来越多，他的知识储备也越来越丰富。

瓦尔兰以优异的成绩从夜校毕业。在有国民教育部长参加的隆重的毕业典礼上，他得到了奖励。

人们也许会问，作为装订工的瓦尔兰这样勤奋好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想挤进资产阶级的行列，出人头地吗？不！瓦尔兰对当时社会现实及法国工人生活状况的了解，使他深深懂得，只有不断学习，充实自己，才能教育人民和解放人民。正是由于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忍辱负重，刻苦学习，使得这个只上过几年小学的装订工人后来脱颖而出，二十多岁就成为深受工人尊敬的法国知名的工人领袖和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深孚众望的领导人。

一只银表

1871年5月28日，瓦尔兰在巴黎公社最后一个街垒战斗到最后的一颗子弹。在备受毒打和辱骂后，被刽子手枪杀在巴黎街头。匪徒们随后从这位伟大英雄的身上搜走了他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只银怀表。

一只小银表为何如此宝贵，瓦尔兰临死时还珍藏在身上？原来这只银怀表有着不平凡的来历。

那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法国正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深受其害的工人开始行动起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刚满18岁的瓦尔兰，很快就被风起云涌的法国工人运动所吸引，开始投身于争取被压迫工人的权利的斗争中，并逐渐显露出自己的领导、组织能力。

1857年，瓦尔兰参与建立了装订工人互助信用合作社。这是一个工人互助组织，因而当局允许存在。但对它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和控制，防范其发展成为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人团体。瓦尔兰及其他合作社的领导人利用这一工人团体，为维护装订工人的利益而斗争。不久，他们向雇主提出了下列要求：

“把12小时工作制改为10小时；在工人生病或失业时，必须给予物质帮助。”

这一要求反映了装订工人的心声。

1862年，他被推选为法国工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伦敦国际工业博览会。与会期间，他积极与各国工人接触、交流，扩展了政治视野，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强了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工人的联系。回国

后，他与其他代表一起提出报告，要求政府废除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主张罢工自由，鼓励建立工会。

从这个时候起，瓦尔兰开始致力于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因为他深知，组织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武器。工人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们从来都被人瞧不起，备受肆无忌惮的剥削，这是因为我们如同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现在我们已开始受到重视……这是反抗的时代！不久，当我们全部团结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要求在实际和法律上有权享受我们的劳动的全部成果，这将是公正的。到那时，寄生虫将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他们如果愿意，就只能当生产者，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

年轻的瓦尔兰把全部时间和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之中。每当喧闹了一天的巴黎街头已是繁星闪烁、万户寂静的时候，在巴黎多芬街 33 号顶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却还灯火通亮，一批批工人同志们常常聚集在这里。这个小房间是瓦尔兰 1862 年夏租住的。瓦尔兰和同志们在这里激烈地争论或平静地讨论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瓦尔兰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工人同志们。他精力充沛，温文尔雅，极其腼腆，甚至有点羞怯。总是只在适当的时机才发言，可是仅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明极端复杂的问题。他给所有见过他的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下面是人们对这位年轻装订工的描述。

巴黎公社参加者、作家埃·费勒在《瓦尔兰传》一书中写道：

“他身材高大，背微驼，一双灵活的黑眼睛，反映出温柔和刚毅结合在一起的性格。瓦尔兰总是仔细听完对方的谈话，然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只见过他一次，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公社军事代表克吕泽烈在《回忆录》中这样形容瓦尔兰：“瓦尔兰用自己的眼睛战胜人们。他的眼睛并不很大，但却燃烧着一种火焰，它能马上吸引你的注意力，你马上会感觉到尊敬和依恋他的。这双不大的、黑色的、很有生气的眼睛闪烁着善良、正直和智慧的光芒，它能完全看透你的内心……”

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朋友、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者利札·英洛索娃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欧仁·瓦尔兰，出身是农民，职业是工人，以其智慧和心灵的本质与深度去看，则是个知识分子。唯其兼有这些品质的人，才算智力上真正发达，才能完全高出动物。我觉得，瓦尔兰具有坚强有力的、如童稚般纯洁的、有才华的心灵。不论他是同人个别交谈、发表演说，还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装订书籍、领导国际支部、指挥国民自卫军的队伍、与朋友们一起歌唱，——他所做的一切总是与众不同，有他自己独特之处：有才略、热忱、真挚。他的大头，显得英勇无畏，后脑勺突出（这无疑是智能出众的标志），长着浓密的头发和跟鬓角连在一起的大胡子——这也是不同凡响的。”

“瓦尔兰待人十分热情，并善于听取交谈者的意见，体察对方的疾苦，人们简直已离不开他了。法国无产阶级完全应该为这样一位天生有才的人感到自豪。”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理论家、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在与马克思初次见面时，曾特别向马克思介绍了瓦尔兰的情况：

“装订工人瓦尔兰，看上去相当温文尔雅，其实是一眼精力和意志的喷泉。谁只要见过他一次，就再也忘不了。他聪明、博学，每一句话，每桩行动，每个想法都流露着才华。您若能看到他那双热情洋

溢的眼睛，再听听他说话，那该多好！顺便说一句，他唱得也很动听。”

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有许许多多，但仅仅通过上面几段话，我们已不难看出，正是瓦尔兰的人格魅力和革命斗争精神使他在工人中崭露头角。

当 1864 年法国装订工人进行大罢工时，年仅 26 岁的瓦尔兰被拥为领导罢工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他和委员会的同志们向雇主们发出声明：现在的工作时间过长，使有家的工人的生活沉重得难以忍受；夜间工作特别繁重，效率极低，而且有害健康。声明指出，许多工人受到失业的痛苦，雇主应当和工人一样关心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罢工委员会要求把工作时间从 12 小时减少到 10 小时，要求每日 10 小时按 11 小时发给工资，加班工作要再增加工资的 25%。第一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大多数雇主接受了罢工者的条件。

1865 年 9 月，装订工人又开始了新的罢工。瓦尔兰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受委托照顾挨饿的罢工者家属。他日以继夜地带着募捐簿奔走于巴黎各处，为罢工者家属募款，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以减轻罢工者家属的痛苦。

当这次罢工结束时，罢工参加者的处境都非常困难。他们欠了 4000 法郎的债。4000 法郎，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了。对于那些失业的罢工者来说，更是一个天文数字。瓦尔兰一生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但就是这个身无分文、每天只吃不超过 11 个苏（1 法郎合 20 苏）的早饭，而且常常不吃午饭，身上总是穿着磨破了的衣服的穷人，竟做出了令人惊奇的事：他凑足了 4000 法郎，帮助同志们还清了所欠的债务。

这次罢工取得了减少工作时间和提高计时工资的成果。装订工人们十分满意这一胜利。同时，对瓦尔兰这位思想纯洁、性格刚毅、才智过人、气度不凡的同伴更加信任和崇敬。对他雪中送炭、解决罢工者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大为感激。于是，大伙送给瓦尔兰一只银怀表，上面刻着：

“送给瓦尔兰——以表示装订工人的谢意。1864年9月。”

工人们送这只表，一是表示一点心意，另外也是想多少帮助一下极度贫困的瓦尔兰。大家觉得送这个礼物，瓦尔兰不好拒绝。因为给钱肯定不行，瓦尔兰特别不愿意听有关给他金钱援助的话。工人们想，在紧急的情况下，瓦尔兰可以把这只表拿去典当或卖掉。但瓦尔兰并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即使在罢工结束后企业主残酷地向他报复，所有的装订作坊都不要他，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他依然保存着这块表。在1868年，因领导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活动而被当局关入监狱，备受折磨的囚禁生活中，他怀揣着这只表；在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受到迫害，作为联合会主席的瓦尔兰被迫流亡国外的日子里，这只银表仍伴随着他。直到临死时，瓦尔兰还珍贵地保存着工人同志们给他的这份礼物。这位来自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正是带着工人兄弟的这份珍贵情谊勇敢地走向死亡。

历史到了公元1968年，在瓦尔兰收到这只银表的100年后，法国巴黎上演了六幕话剧《圣·布莱斯街上的十三个太阳》，这是一部回忆瓦尔兰的作品。作者阿·加蒂就是以追寻被凡尔塞匪徒掠夺的那块银表的下落为线索，歌颂了以瓦尔兰为代表的公社战士。

穿破衣的“大管家”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尔高地，“轰！轰！轰！”三声大炮的巨响，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巴黎工人阶级起义了！无产阶级向反动派夺取政权的战斗开始了！

炮声惊醒了刚刚睡下的瓦尔兰。他迅即赶往起义第一线指挥战斗。国民自卫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巴黎市中心推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当天夜里，巴黎已成为无产阶级的天下。

3月26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春天的阳光在微笑，巴黎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林荫道、广场和街道上，到处挤满了人群。“一个月以前还是绝望的人，现在满心欢喜，脸上闪烁着光辉。”劳动群众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法国首都的主宰。人们正在参加巴黎公社的选举。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委员会委员、巴黎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人民群众中极有威望的瓦尔兰，同时在三个选区以高票当选。两天后，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在市政厅广场上庄严宣告成立。瓦尔兰和其他公社委员会委员，在群众的欢呼声和《马赛曲》高昂的旋律中登上了主席台。

3月29日，巴黎公社举行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财政、军事等10个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各委员会的人选。瓦尔兰被推选为财政委员会的委员，主管公社的财政和经济事务。

财政委员会担负着很大的责任，它接管原有的财政部和银行的工作，负责编制城市预算，研究财政状况；解决拨款、房租和付款期限等问题；征税、发行公债；研究减少捐税负担的办法；负责公社的经费；管理票据及当铺等。作为公社的财政总管，瓦尔兰仿佛觉得自己

生了翅膀，走起路来像飞一样地轻捷。这位热情洋溢的革命者体验到了为真正的人民政权而工作的幸福。他兢兢业业，积极领导财政委员会，想方设法开源节流，大力克服财政困难，保障军需民用，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时，新生的政权面临的财政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和围困使生产和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正常收入大大减少，军事开支负担沉重。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又命令各部门怠工破坏，拒收捐税。因此，公社的经费极为拮据，而每天又必须维持城市各方面的开支和对凡尔赛的战争。光是每天保证巴黎 35 万人的吃饭这项任务，就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瓦尔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邮政、电报、铸币、税务、铁路等有关部门进行整顿，粉碎怠工破坏活动，恢复其正常业务，向公社提供财政收入。同时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对于浪费和舞弊现象，瓦尔兰毫不留情地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撤销了给兵士发放薪金的会计员及其助理的职务，因为这是些不必要的中间人，有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可能；他在严密监督检查员和稽核员的工作时，注意到许多滥用收据簿的现象，于是同另一位财政委员茹尔德一起发布了把这些收据存根交给出纳员的命令。这一命令规定，所有不服从的人一律予以免职。并指出，“用这种方法隐藏公社的那怕是部分现金的人都将按贪污行为惩处”；对于那些没有完全上缴税款的收税人，也颁布了类似的命令。为了节约国家的资金，他对公社其他领导人也不徇私情。

有一次，瓦尔兰在审查公社委员会办公费用的单据时，发现一张帝国服装商店的 6000 法郎的帐单尚未支付。瓦尔兰便问会计：“这是什么开支？”会计说：“这是军事委员会埃德将军订做制服的帐单。”瓦尔兰听后大为冒火，6000 法郎做一套服装，在当时可不是

小数字，一个公社委员的年薪都不得超过 6000 法郎。于是，瓦尔兰提笔在帐单上批道：“公社没有钱购买贵重的服装”，并对会计说：“这份帐单不能支付，请你退给埃德将军。”埃德将军知道后有点不高兴，他跑来找瓦尔兰交涉：“我不信公社连这点钱都出不起！”瓦尔兰态度温和地对埃德将军说：“您身上的制服确实已很陈旧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公社财政方面的情况十分严重，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凡尔赛和普鲁士的军队包围着我们。前线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这一点您比我更清楚。您我都是穷苦人，过去替资本家卖命，全家都吃不饱，哪里会想到昂贵的制服？现在工人们选举我们管理公社，我们应该对他们负责啊！”

看着眼前这位身穿一套装订工的陈旧衣服，衣袖和两肩早已磨破、裤子也有几处补了又补的公社“大管家”，埃德将军想通了。他惭愧地说：“是的，我不应该这样做，感谢您的帮助。”说完就亲自到帝国服装店退了定货。

对于别人，瓦尔兰不徇私情；对于自己，瓦尔兰更是严格要求。他严肃履行人民的委托，甘当人民忠诚的社会公仆。作为公社财政方面的“大管家”，尽管每天经手大笔款项，掌握很大权力，却从不擅权营私，不谋求任何个人特权。他和茹尔德曾经支配过数以百万的金钱。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拥有银行的巨额财富，但他在公社期间却像往常一样，始终都是那么艰苦朴素。吃最低廉的饭菜，依然穿着破旧的衣服，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他常常在工作重要万不得已时才乘车外出，而且还自己掏钱，不在公款中报销。通常中午过后，他都是从财政部大楼步行回家，顺路在街头小饭馆吃午饭，每顿只花 25 个苏。他还常到工人食堂用餐，以便同工人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瓦尔兰以其大公无私和罕见的诚实令人叹服！

由于瓦尔兰的杰出工作，使公社克服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基本上保证了巴黎的军需民用。公社委员阿尔努对此评价道：“应该说句公道话，在公社短暂的执政期间，虽然没有比它更清廉的政府，虽然在钱的问题上没有比它更谨严的”，“但却没有一个成年人、一个儿童、一个老人挨饿受冻，流离失所。谁也不能用更少的钱做出更多的事来”。为了这些，瓦尔兰真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一位见过他的女革命家曾在日记中感叹道：“他才 32 岁，可头发已经花白。这大概是因为他短短的一生中劳神过度，感受太多，做了别人一百年也做不完的事情的缘故吧。”他不愧是巴黎公社的“好管家”，不愧是无产阶级国家公职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楷模。

高呼着“公社万岁”倒下

人们沿路见到的
除了宪兵和暗探，
只有寡妇、孤儿
和含泪忍悲的老汉。
巴黎在受难，
连幸免者也惶惶不安，
到处是军事法庭在审判，
街道的砌石也都血迹斑斑。

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克莱芒在《流血周》一诗中对 1871 年 5 月 28 日巴黎街头景象的生动描写。这一天，震撼世界的巴黎巷战已结束了。下午时分，一个头发花白、两眼深陷的人正缓步走在硝烟弥漫、瓦砾遍地的巴黎街头。他就是三天前刚刚接任巴黎公社军事代表的瓦尔兰。此时，他已精疲力尽，就像一个全军覆没而幸存的战士已置生死于度外，他不想躲藏，好像在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实际上，在前一天瓦尔兰就已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情形。他对一位并肩战斗的同志说：“是的……我们将被活活地砍成碎块。我们的尸体将在污泥里被拖来拖去。我们当中那些顽强奋战的人将被打死，俘虏被杀害，伤兵被弄死。如果有人能幸免一死，得到宽恕，那他也要被送去遭受苦役的折磨。然而，历史终将会看到那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并会说，是我们拯救了共和国”。此时此刻，死，对于这位英勇无畏的斗士来说已算不了什么，凡尔赛军已占领了整个巴黎，曾与

他一起创立巴黎公社的战友杜瓦尔、弗路朗斯、德勒克吕兹、东布罗夫斯基以及千万个公社战士都已先他而去。只是此刻他想先歇一歇，在他战斗过的巴黎街头安静地睡一觉。

是啊，瓦尔兰太累了。自5月21日凡尔赛军队侵入巴黎，在巴黎公社整个流血的一周，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阵地。尽管缺乏睡眠，忍饥挨饿，疲惫不堪，但他仍带领着国民自卫军顽强地抗击着20倍于己的敌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公社的每寸土地。一个街垒失陷了，他就带领战士撤到另一个街垒继续抵抗。公社委员瓦扬后来写道：瓦尔兰是“最硬的一个”。5月25日夜，公社的军事代表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接替了他的工作。此时，巴黎南部已失陷，五分之四以上的城区都被凡尔赛军队占领了。瓦尔兰指挥数量有限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在剩下的街垒上同敌人作殊死搏斗。28日清晨，公社保卫战已到了尾声。瓦尔兰将剩下的公社战士组织起来，坚守第20区和第11区部分地区。当第20区政府在上午8时被占领后，瓦尔兰等人身披红绶带，率领着50人左右的小队，由一名高举红旗的魁梧的加里波第战士领头，进入第11区继续防守。受到凡尔赛军迂回包抄后，瓦尔兰与战士们拼死抵抗。弹药耗尽，就同敌人展开白刃战。不久。瓦尔兰转到公社的最后一个街垒——麦尼尔蒙坦区的拉姆庞诺街，战斗到最后一刻。

此时，已是下午3点。公社保卫战结束了。周围的枪炮声已沉寂了下来。精疲力竭的瓦尔兰躺在拉斐德街小公园附近的一条露天长椅上。要是能够不受打扰多睡一会儿该有多好啊！可惜，他的外貌过于惹人注意了：一头向后梳的花白蓬松的浓发，一把很特别的长胡子。一个穿便衣的神甫认出了他，向凡尔赛军告了密。很快，一群凡尔赛士兵来到手无寸铁、无力反抗的瓦尔兰面前，绑住了他的双手，